京東道中

以京東邊塞牧地山東中
州鳳陽金塘沿海壩南
海子爲請地道道從人以奉
天子還須支分灤水于京東而涿
支分淶水于磁州而卄梁洛陽則引
分滹沱之流于太原宣大而延綏甘肅
引渭納涇之流于鳳
陽淪吳淞而滙三吳之澇
塘海壩南海子則萑苻之
無夢園集 卷三

康但恐水高于地築堰稍疎則水勢下潰而易
爲沼又恐地遠于水遞車灌既畝則地勢上枯而
難爲農揆其形度其勢就近源頭滾之以趁潤乾
導之以去濕多具水門以息往溜此形勢之揆
也屯田揆形

寶
以數萬
在抵之
岔口白
戰車止
皆制賊
施刀鎗
亦單弱
之腰間
無憂園集　卷三

抵道中
兵守津不如以
經蘇之津口
成中必于虜所
龍港等處不可
守之若三
不屯
成一累
寺矢火藥
則舉無所
可扎營非熟演
于百步之外
雖極鋒利而賊
陣覺此頭
而不足禦也莫
如多製大斧
人挾斧置
俟賊迫近

時萬衆齊發人馬皆
門之戰大帥謀仆其旗壁厚不可破忽令萬兵
伐樹木亂砍而旗遂倒我軍緣之取勝津門係
京師咽喉賊若以數萬因剋以數萬南侵半日而至抵再一日而至津矣奴昔之西而南宜出于上蒼青淀之間當時倘犯也越薊于此防守保抵北離等處而三岔口尤爲南北威如有備必不敢輕過前事大可鑒

浙兵

六道至江黃口東走閘漾西通津務亦是大道

但河水深廣虜渡不能耳昨知實抵完實所以忌欲過河河不可過野無所掠數萬兵馬豈能移塍以俟但使在薊諸將不令賊西向一步賊之去也不過一月耳浙兵不願出津城一步遣之成江黃尸梁城所等處費強而後務駐即川兵亦難持矣宜戒如此

洛游太行道中紀聞

予過大行山一帶訪山西隣山西隣虜河南
險甚習因併舊聞及磁州形勝以告采風

三關重地處處隣虜延袤三千里而額兵馬不滿五千散卒支撐二千里長邊與二十萬衆彊虜相當可乎哉今二運不繼安能復益一兵一卒則惟有做古人邊縣之說將三邊道所屬忻州代州崞縣繁峙五臺靜樂定襄岢嵐州保德州

嵐縣河曲興縣凡一十二處丁壯設舞固結務使人自爲守家自爲戰即數十萬精兵立具此處種田無法不引水上糞不上糞不耙極豐之年每畝不過三斗苦旱尤甚宜令原種百畝者止種五十畝勿以多爲貴又使當初凡此州縣皆立作衙所民地籍爲屯地民丁如今之甘肅一鎮自金城門迤西無地非屯無人非兵金關城無非穿袖箭衣者乃今隸赤籍伍符者地則磽确鹵沙不堪施鋤拖耙人則懶

衣鬼面不堪頂盔束甲平時既以邊方作腹裏有事安能以腹裏作邊方而官是地者終年累歲倩人代庖一切廢閣兀敢言兵耶不知腹裏州縣須兼將畧然民兵亦不易言免富者用賄買科派虧虛免貧者盡情尚遠官害切身爲之奈何

紀山西三邊民兵

三關墩烽除水泉一帶牆上之墩足觀矣而牆下之墩自水泉以至省城及各分路墩臺傾圮廢墜不聞析薪間有一二墩軍鶉衣鬼面詰之

則曰每墩例設一軍壯前
來貼墩夫平潞汾去此千餘里往返二千
以二千餘里外之軍壯而欲其聞警馳赴墩上
傳烽後知其不濟也是必于墩下置田造屋召人耕住每墩約得夫四名每名
約得地二十五畝畝草屋數間使其父母妻子俱
生于斯聚于斯葬于斯一切歌訣烽事童而習
之綠毫無差一旦聞警照歌分傳庶不悞事蓋
余在山海城上見南兵守城者長子孫因嘆戚

將軍有法以貽后人哉 紀城烽

三關隣虜衝邊止因權薄不得招壯丁只得因用祖軍此祖軍之難得勇壯也若肯于此而又爲頂首所少加遴選或亦不至未必有錢者未必壯即使韓白復生亦不能使有頂首之祖軍橫行匈奴也 紀祖軍頂首

東路廣武五里墩西山塔東山廣武五里墩西南迤南沙圪垯入里庄東岡俱有荒地繁峙縣沙澗驛東深山都金山舖等處東至三泉西至下滙

村南至小白峪北至羅家坪共荒地五百餘頃
俱離村疃遠寡人跡碧碧無力耕種賠糧拖賦
此地俱平衍肥縟若無一泉可成膏壤有隣近
人家挑渠引水做成此池內有水磨水碾始知
大泉三股被振武衛軍餘侵占獨享其利不許
各村灌田五百里之荒皆此人作水所致即宜
拆毀碾磨將水改爲三泉并隣近村疃居住軍
民洗地此水周圍引開接連滹沱大水可灌數
萬畝平刑西南地名孤山有應墾荒地大約

十數頃離平刑關十里離孤山入里有地名洪
澗村自龍廟一泉有水桶粗其胤甚壯係溥沱
河源頭至永興舖澆稻地少許若將水勢河道
經錄孤山可開渠開荒紅門峪東南兩山錫子
溝迤西北樓草塲山梁周圍俱有荒地宜開
中路陽方戶東北五里臨河荒地數頃梁盤道梁
至夾柳樹燕兒水鵲窩梁朔寧堡一帶荒地數
百餘頃薛家窎王野兒梁大約頃餘先年俱有
大樹累年鄉民砍伐木植將地遺空盤道梁舊

有瞻軍田地至今失迷不種寧武至黃花梁神
頃餘野猪溝山坡長林堡車邊坡幷臨邊墻荒
地八角石有民教場東西荒地甚多利民教場東西荒地大約
東湖村大小狗兒澗荒地急宜招墾
西路老營堡門外作何開種老營堡門外
有長流河水一道其岸甚低開渠灌田無數如
高坡處即用水車導取河之兩邊如立坡即招
人削成漫坡可爲田地入柳樹道傍兩黃土坡

荒地亦多又有河溝一道此地臨河可開渠引灌不則用水車汲水上流唐家會顯崖寨三盆莊窩舊寨兩夾界有河水一道係蓋芽山流來此水最便灌田 紀東路中路西路開荒

驗封抽兌逐名給散良法也每當放濶先將各該營軍馬實數從實算出共實在軍若干名共該銀若干每軍一名該銀若干共該銀若干馬若干每馬一匹該銀若干共該銀若干所領出銀除各處秤有大小副與不副短少銀若

千除椿
本利息
千全還
還若干
匹步軍
兌唱名
不公者
山西一
盤道梁

有宣大鎮爲之屏也自地椒至兩大鎮爲之歷老營水
泉偏關河保一帶名曰急邊以水泉偏關河保隣兩哨河
保公也寇家梁之邊整修如故儼然一長
城是可恃矣盤道梁至地椒崙一帶約二百餘
里或高或低時厚時薄時樵蘇耕牧踐爲大路壕
墜品坑夷爲平地而寂無一人司柝此有邊而
實無邊又無論守邊之人矣自地椒崙至老營
水泉偏關樺林一帶則有軍贍軍有地又居然一長城而修葺

方新磚石愈力遲之歲年可成一鐵邊而樓子
營河保河會一帶延袤亦幾百餘里邊墩之低
薄傾圮亦如盤道梁閒有一墩人跡罕至唐家
叔寂寂亦如盤道梁甚至邊內無徑路外借虜
邊而邊墻低薄較甚盤道梁使人丈之有高一
丈者七八尺者五尺童子一躍可過不必健
者有高大之墩樓刁斗足也此邊墻墩樓刁斗
寇家梁盤道梁以至地椒節邊雖設而無人猶

日宜雲母固則我亦固至水泉樺林以下逼迫處
穴樺林已覺解嚴水泉而樓子營河
水泛漲扶渾陀而凌波者虜人善遊
塘者而乃甚盤道梁即水泉一帶墻堅墩密然
亦止可傳烽耳不能乘墻也五里一墩一墩五
軍一軍有地五六畝宜廬耕耘其下少但可傳烽難
而邊長非不備具以擺邊此
欲于各墩集衆也以一當百名曰肉
鐵邊然爲之當自西路水泉河保等處一帶始

次及中東二路諸邊而水泉河係等處邊墻若
但用西路額設軍壯則守西路邊墻爲事分工記丈尺花樓神
穆歸順之貢道池之西路安則三路軍壯盡以西望游樓等類一切停止三路軍壯
西路事完仍舊分軍歸額各修其邊而所云肉
鐵邊之着則三關並舉墻上須多設空心樓密排
銃砲從傍對打庶乎肉鐵邊之說相應凡禦虜
之道須爲二覆以待之若止靠一墻八百長邊

一處不守八百俱麼聞虜騎入犯多從梁上行
走不從川中經過如嘉靖年間從西路入從寇
家等梁取道則梁上工夫尤爲喫緊三關什九
山梁什一通二大砲但壘山梁低路坦無處不可行兵若人練人
亦宜十里一樓亦可三關誌所載如東路平刑
用砲即不建樓亦可三關誌所載如東路平刑
嶺平刑關牛還梁車道塲堡白道梁二岡馬蘭
口白草溝中路火燒梁坑聽嶺臥羊坡王野梁
陽方口狗兒澗水溝口坑磴靳家窑牛肋肢

灣菽麥川勒馬溝長
漢山林堡西路衙川馬
青草岔丫角山五眼井
堡水泉石弟七里溝
墩守河十墩龍王廟
家灘賈家灣皆曾大
儘多不過數十處並
十處各架有大砲細
耶托漥邊急邊

三關軍馬芻糗最菲西路止七錢中路止六錢
三分東路止五錢四釐緣以衝邊士馬區區羣
覩便足騰飽想當初盡賴屯田不知所謂故芻糗如
此薄短而今則並無屯田不知所謂屯者官種
乎餘丁種乎民種乎皆不可知矣此猶其小也
甚至有地去糧存苦累貧軍刺骨切心則耕軍
之地已不知落于誰手而錢糧乃在軍身包賠
軍士安得不困所當處處清查即一時未能奪
地還軍而汰糧歸地免使豪強種無糧之地貧

畧包無地之糧凡此皆以衛所屯田言耳再以
民屯言之衛所屯田之外又有民屯之名曰民屯
無著落地投占開種報入屯田故名曰民屯
言民者別于額隸衛所之地也言民屯者見雖
不係衛所亦不隸府州縣總以供軍儲故亦名
之曰屯而今則不知何處有民屯若干畝分釐
毫應該納糧若干石斗升合何處收貯何項支銷
紀三閫軍
屯民屯

山東道中紀事

金陵尾也山東中喉也

九邊諸鎮其脊也欲首尾支肋也山西河南湖廣支肋交逼南北乎吸相應莫若使中喉不病益以山東居南北之間天下漕粮交集之地也計惟首立社倉以備饑寒則民知禮義嚴行保甲以備反側則民知勸善精選民壯以備寇盜則民知教習務使中喉有所專恃則首尾庶可相逼至於

金陵其策在沿海立墩上下之巡舸

宜通江海之水兵會哨之
粮可絕在閩守廈門梧嶼則賊
哨在　金陵守孟河滁
天下之急急　浙守舟山烈
京師則京師無不固也以天下之備備
京師無不固也岳飛精忠鏤臂故能以
破兀术百萬遼之兵豈特五百也李光
靴中不勝自刎謝天子故能以疲癃之
數萬遼之兵豈盡疲癃也耿恭固守孤城數月

港則賊斃可靖然後以
港寧定馬墓則
倭颺可

饑涓幾將斃矣恭忽整冠南拜飛泉湧出持以
示賊不戰遁去遼之兵豈盡饑困也苟
心從事則何事不可爲苟能以衆心從
事則何事不可就

磁州道中紀事

蟻尖寨上有土田水泉舊設巡簡司建營房今廢爲荒址宜復其舊

墳涉縣隣山西黎城界遼州河順門有高山以

塹之而響堂舖兩岸夾山一路邊墻尤爲禦賊

要地墻外如小山口有邊墻大山口有大邊墻

刻中州外翰四字于關門嘉靖閒虜入犯河奏

撫臣疏剏設守備宿重兵今皆棄不修而磁益

急矣涉之西北鉄脚嶺兩大山有邊墻中河口

有關門毛嶺山頂有
邊墻東西敵臺尚存舊關券門長里
壞宜一切布鄉兵自
磁封安城西有地名
邊墻以十數人守之
險西北摩天嶺山愈峻絕接壤遼州
衝口其適中之地名
三路與固鎮巡簡相
饑兵爲之倡令日之
流賊逃兵爲之倡而我兵
許山水衝
涉而東北即封
安內地近
賊不能過再西
逼峭中有
十八盤更
陽邑鎮團練鄉
皆係武安
兵可以攝

擄掠小民畏兵如畏賊與驅民以從賊也近
邯鄲城外二百人殺人却財直馳東省必入曹
濮徵調之害了然
磁營原額毛兵一千係當洛汝陝塩礦之徒勇
衙役乃土著招募而封兵六百則各州縣之
之苦也自徵調行復增新兵于是有兩兵重餉

黃河舟中

十月十五日築壩遞河水于湖以便斷流挑淺二月初十日開壩放湖水于河以通糧艘官民船隻不敢憑關即進鮮亦有過期參奏之例各閘戶石板金書具在今十一月不築正月遂開宜閘嚴也

蓄水以灌安山湖三十六里南旺湖九十三里皆爲櫃湖堤之內爲櫃外爲田若楊州五塘河無蓄水入運子行

沛城縉紳爲言自泰晉入河南五十里寬衍之
地宜多蓄水櫃以防橫溢云
河西務設剳船八百隻
十隻可省人夫一以有淺無淺別委官勤勒限先濬
以便撥調夫一以有淺無淺別委官勤勒限先濬
者盡深得抵壩上每剳船一隻可省水脚八錢
旗甲食米一石五斗河壩官常例一約錢雖然余
見河西剳船俱腐爛他可知已
潛之阻也因黃河磨兒莊直口等十二處險灘

而磨莊與劉口爲甚議開駱馬湖因故道五十餘里直通泇河既避諸險且近二十餘里歲省挑淺銀數千而成泇河一段永了之功但須石

萬五千餘畝河濟之後水不泛溢堤築而外水不入且畱戶建壩而內水不出可漸次田然資防佐役可耳開科起租反爲害矣治河不惜大費不收近利故駱馬河功太速費太省易以石歲修恐未易輕議

乃可久也若欲半抵駱馬遷加派遼餉半抵駱馬歸仁堤外有河河水浸堤脚河外有小堤形堤外即邳家埠子二湖也河外小堤宜取湖土加高而疏河身以行內河河之水使歸仁堤不受浸于

河水得借障于湖堤云陵李化龍開濬
潘季馴勘績歸堤以衛運其功一也即歸仁堤云
睢水湖水也即歸仁堤云三十九里既西捍黃水
二水之流并入于黃以助刷河之勢今東睢湖州衙高堰而又束睢湖使不得射泗州衙高堰而又束睢湖
頃宜一整理十鋪漸
開泇議始于隆慶初年都御史翁大立其後屢
勘屢罷有云工費三百九十七萬者有云一百
五十餘萬者萬曆二十九年李化龍議分黃開

泇計工三百四十餘里估銀二十萬改直河之
支渠修王市之石閘平大泛口之湍溜瀦彭家
口之沙淺二年告成
自舒公應龍開韓莊以洩湖水此河之基始肇
自劉東星鑿良城以試運艘此河之脈始通至
李公光祚又開駱馬河以竟之故今日治河莫大于泇善後黃急治勤歲修
之實去節省之名駱馬河五十餘里止費銀六
千一百有奇費過省矣會典一款河堤每歲加

高一丈加厚二尺諸臣續議改爲五寸此非司
例之歸仁堤也若夫建館以棲堤夫修隄以貯
物料盡弁髦視之奈何朱督臣云非謂泇河與
駱馬一開而黃險即可不治亦非謂黃溜一
平而舊泇新河可不修也
宿遷志書陳窑溝去治西二里駱馬湖去治西
北十里旱潦不常二口任便利涉子操小舟循
視第若缺少一段石工此費似決難已
伏水自蒙陰諸山勢莫能遏宜于亂石山迤東

挑濬殺其勢以歸東湖再挑張家口平地一二百
八十丈以接泇口又增築西岸老崖各高丈許
以禦黃流大抵水盛水泛宜與直河會瀉則險溜之
勢自消水涸宜于張家口築壩則泇河之水可
灌修築之暇開墾湖地屯種亦一說議塞黃堌不
先是有用莫若用泇河直接鎮口引汶泗武沂
之水開至邳州二百餘里棗黃河涓滴不用亦
一奇也而于謂黃河大閘國脈萬無涓滴不用

之理故議者商賈行于斯漕舫返于斯收
用亦臆測云

河
河淮以
萬供邊
止三五
以年例
以年例

來河決屢告彭城未嘗議遷則舊城似宜重修
且泇河一道性義韓庄之石素號難治成此乳
即利泇亦常也然可不憂正在此河嶽國之用神
利偉也非
運之窮今宜黃泇兩行于嘗云昔以海運濟漕
蕭條更甚淮泗城外見一二帆以爲痛心徐州
滑沒僅雲龍山放鶴亭無恙耳棹楔入地官舍
產蛙無復闔雞走狗之氣面所在河官恃泇河
泰山如邊吏恃欵轅裘緩帶以爲常駘馬上疏

沛工不開善后二百里內介行李
竹舟宿遷踰邳涉嶧猝有不逞倚山而巡徼寥寂一
議徐河而潘憚于行險亦如海運之艱胡嘯然後
定議使使糧艘自沛河入自徐河返商賈行役皆
如之使徐州猶得一半黃河之用且順水南下
亦長年所樂趨也嗟乎倘存修城四萬之積以
助徐工其庶有瘳乎

徐城中都門戶妖賊之變一徐州扼河以守而
東南諸郡高枕無虞前人議改州而府割山東

隣邑以充屬眞至計
朱總督批道詳徐州既遷之后就於
建閘以遏黃水衝入仁堤之路是矣舊護城
堤可以不守郭家嘴等處可聽其決不治乎且
祖陵運道與近城附近之民生有無患碍否
禹貢導淮自桐柏山逶迤以大河東南至淮安西北至
以名山逶迤以大河東南至淮安西北至充州西
南至歸德徐介其中豈一州官所能彈壓司
有戶部守禦有兩衛改府亦非難也議宿重要

設大將以統之昔人有深意焉築城內街道高
不復三山故道則新築大壩不保大壩不保則
出河面二倂起立四門城樓甕城既有成議矣
歸仁一帶之河道必
淤復故道而進築纔隄決口以挑水所以滾水
天然壩以滾水所以保固大壩至接
防河之旁溢也故道應挑四里斜堤二里按此
議起於徐邳報水漲
二尺宿挑岸堤平而
討求其故上源秦鄭之間

未有雨水何以下源救之論也按此必歲入海之路有闕焉吾向謂恃泒忽河荒邳宿等處驟溢乃有此補而中矣故有開天然壩洩流注湖衝之慮焉總之闕防唯遙遙纔二堤往以黃泒渡泒之繁興置此不修二十餘年河衝堤薄且今工役數年爲河身本不修堤而致河之決又以決塞決而闕岸之修狼矢三山固其宜也然自陝西歷河南山東下達豐沛徐邳雎宿

挑源由安東入海原係一派必上源水發而后
下流水長向者上源無事故專咎歲修今河南
大有事矣而淮徐閭無事未開之三山爲之奈何
一岸非未開之三山爲之奈何
山清仰受黃淮二瀆既修徐邳二堤則將併數
百里奔滙之勢全東於地中又合此二瀆衝刷
之危益集于岸下須一體幷修而後可

詩 還朝

春水春山

放舟春水聽龍吼九龍小像時沿錫
倩君手筆走星辰酌大之山一培塿
啖鮮霞如斗床頭萬卷去其朽飽我生有骨
啖藕乘茶陽美滌尊鹵新植芙蓉二
至尊獨憂誰司咎赤心事君以求友
奉元首生來不受利名牽談笑烟霞揮敝帚添
入長松鳴蚓螾敬賡天保上

君壽東南力竭何所有聊寫菜麥在圖右我欲
持圖上蘭宸長隨父老擊牛酒

夜宿渡金山

南國崔嵬勢盡來烟帆齊向鏡中開長空挂月
疑無地大海迴風忽有山以我寶刀隨流水何
年錦浪起樓臺妙高深憶濟時者江左風流有
異才

其二

元良苗學簡成均樸遨如臣厠友寅坐對空江

邀祖逖遥呼三詔愧焦君深更細聽魚龍語片
葦平分吳楚雲獨使至尊憂祉稷肯教終日醉
醺醺

其二

穉昔讀書金山寺墨花點浪上青霄樓臺影碎
玉帶恨活潮汐磨礲鬼斧鉚卷石無多閱世態龍
宮一半住僧寮濤聲時共人聲語靜吸中泠說
聖朝

東阿李侯

無夢園集　海三

千峯高枕綠炊烟蕉葉題詩課野田稽古已知
聖池蓮未泰岱泉吏散空庭鳥雀靜遠山雲起任
揮絃

河間王太守

河瀛望色借深籌樽還勤藥籠裡以扁公
爲太守天教赤子作桓侯同人猶自蔡越運
脫先須問樂愁昔有眞人入御輿一去已勤
金甌

山海關前屯副將軍飲

前屯松樹何籠從手挽山河百二重戈吠嚴城

聲似豹鈴搖清角語皆忠魂厲塞

月清懸赤膽同聽說西戎髮上指擬將提槊向

雲中

其二

寧前一線扼咽喉壯士提刀就與儔山海當關

蹲虎豹肝腸如雪徹箜篌精嚴壁壘雲麾壯吐

納天河橫檣稠結髮何奴七十戰何愁李廣不

封侯
漸看
清塞
脅力
堯日
其二
海天
中後所王司農郎
霜嚴萬籟收
粉蝶不來

寧遠鼓樓與將士痛飲勵戰
光復慰瘡痍滇嶽貢
非肯容兒女慶遼
西
重膺舊漢儀
自有肝腸
經營誰與先十年戰守訖寧前
月樂浪駿增漢幅員
重見
晴色上高樓才斗

無樹夢釣磯未斷有餘舟六年舊識胡安定一
夜欣逢蕭鄭侯知是雄邊清白吏選人來袋合
深籌

何承渠副將軍招同張午垣徐都閫飲首
山時桃花一枝開湯泉重構祖帥治海舟
待渡

無慮峯頭十丈松長髯慷慨復頌容首山東望
暨閭峙星使北來牛斗衡席向覺華邀祖楫泉
如湯沸徹桃紅我行未覩單于面拔劍中宵待

舉烽

其二

徐孺陳蕃塞上從侯誰在矣張仲同君横長槊
除醜虜我有玄言問老龍山向至尊齊拱極水
因東折必朝宗郊今不賣盧龍塞萬國車書四
海澈

趙元戎招飲角山觀海樓務酌罷署中

嚴關開一府鎮羌氐舜日蜱聯沛澤瀰大海東來
駐箕尾男兒到此照鬚眉錦州苦戰身爲堞渤

澥狂歌浪是匪我亦逢君大敵勇且傾三百任
薄移
前屯登趙將軍城試萬人敵放三矢箭忽聞
傳烽登高閱戰虜首至自瑞雲堡
前屯自古空餘一塔撐至聖廟前
剩有樹三山堡內半鴟鈺樓臺倒下貔貅靜囚
薄俄驚神鬼轟提劍須臾虜首至將軍不減趙
看名

洛游燕趙懷古

丹忠只有君侯血兵冗先知宋室空二十載湯陰
渾是夢睢州又過岳王宮

其二

戴星寒涉渡滹河入邢良家氣若何易水昔興
今已熱燕制奴還少一荊軻

其三

可憐六國佳公子不及燕山太子丹衆馬無聲

取胡服栢松長愧血
其四
天旌公子侯門死圖挾樊期七首孤止秦關
眞帝出亡秦元不是燕胡
其五
憂裡叅身身亦假醒來覓憂憂還眞源頭識得
皆虛我道在無求夢不侵
其六
筑敷滿目桂征歎母在肯敎禰裨殘今日路南

皆孝子身寒不敢泣衣單閔子肩

風霾後中州當事諸寺寺日應在河決不出四十日過歸德復言之已果驗抵鳳陽泗水橫溢先是文廟災大雨三日兆已先見噫天人之際甚易知亦甚可畏也

賊徒擁邯鄲殺士不敢格縱橫曹濮間未知竟與賊

中州有風怪鐵碎瓦獨全更看駭絕處九霄石

碓懸　周蕃　冊封

磐石蕃屏駿有聲超然大雅自仙盟欽承冊命持龍節式覲宗儀禮成時中秋夜雨天子萬年周室輔中州一鏡四方平汴城自古霑恩地月到天心雨欲晴

周宗世美賦振振公孫禮法遵齒德占星其三

端溪洛詩書廣雅動楓宸魚蒲龍節君恩重

玉樹金枝桂宮新何待夜珠來明月五風十雨
貔皇仁

其三

持節郊關寧至尊惇庸典禮展周親中天
影環明月萬國元良仰一人白髮耆顏班帝
子稚齡繡褓舞王孫歲其有矣干戈息四海
清快今辰

其四

一點天心到嶽嵩維城雄險一旦蒼穹圖書
無羲圜集 海三 五

秋分半
本支下
難啓
聖聰

皇極兼三日正中仁義卒先尊杜礎
世棟高松　講筵無補勤拙諮詢亦土艱

中

秋郊送　龍飾
使命光生貌虎臺中天玉樹盡花開滿城喧鼓
尊王事五采流霞繡上台

其二

壽洲中秋聲似雷碧天如洗見蓬萊東方月出

來何晏一派紅雲擁飾來

其三

中州宗學被甄陶駿惠文孫天語褒自有聖書

耀河嶽奚勞玉兎數纖毫

上維王

天上來時水不在黃河古閣洪荒九年宗學

胥稱伯一舉秋闈獨識王松爲著書深歲月鶴

因窺句步天潢懸知樂善東平意

神廟奎章日月光

帝念吳大中丞年伯郎庸
關秦民勞露處啼旌旗初下慰雲霓雨河動靜
聖主何嘗諱災異天風應急奏頻黎徵
先河決好障中原與北嶽齊
月華中秋
可數臣憂杞成路飛鳥靜不鳴羽毛紛

其二

何處不相思中天照徹昌期逢
長新枝

其三

夢見關山候愁聞風雨時驚人新漲月影下
波遲

其四

遊人凡氣盡歷歷是神仙但恐神仙去獨留永
雪天

其五

心與鷗俱白琴將鶴共清彈忽聞松子落微聽水
流潺

其六

無計留君住孤城絕域看君延擊刁斗閨夢到
城難

其七

秋氣變人天烟雲勝昨年能教肌骨換入飲鶴
翮遷

其八

幾見月當頭況逢此夜秋憂勤不問夜宵肝腸
窮愁

出陳留憶汴

日涉芳園憶故知紛紛芳草亂如絲我行永久
逢君至執手如親未見書

其二

從來明月不須期流水因風珠玉隨萬葉秋聲
客憂裡平江何日不相思

曲度閒雲意自遲夜闌獨酌強裁詩
皆如舊況有新紅勞荔枝

其四

聞說嵩山禮舊師青囊許我共抽絲
滋朝氣載酒飛花有夜珠

其五

暮雲草樹更長林宇宇山空月色深
調流水且傾三百萬重心

其六

憲茗偏餘松莊心引盃延賞滌煩襟開
翠如雨鶴舞空庭夜未深
其七
剪燭巴窓話雨時倘然太古白雲姿花鮮月出
人皆醉靜讀黃庭意欲遲
其八
臥起何須改舊詩名園幽興白華滋本無軒冕
榮懷抱遥寄秋風渡馬遲
其九

漢室窮經禮宿師伏生老矣拜昌時獻王慕雅
褒天口散向披忠長玉枝
其十
秋風搖落動歸思詮理談玄自有師坐看雲起
雨不厭前村孤嶼一題詩
其十一
今日河南異昔時官司傾盖有心知旣一
賢王意設學陳蕃併載詩
其十二

詩囊珍重冠周南藥灶封題雲氣禹自汴過陳
皎倍五舉杯邀月影還歸德董太守葛
過
別有幽溪路自通坐看秋鏡掛墻東午移巨海
潮生紫忽坐仙舟燈已紅雨洗晴來天漢杪月
明人住水聲中四更照徹清謳發綠竹烏紗影
許同
再
星聚商丘再舉樽南州留轄素風存重閘壽社

怡王母大被論文洽弟昆秋水爲神扶奇士閒
雲隨我渉疎園歸來案牘渾無事入奏平反勸
擧飡

其二

夜關始覺濕衣裳聞道廣寒深且長繞岸唐隋
分古樹隔林笑語屬長楊疫龍寂聽驚人句鷗
鳥慈依牧郡場有客明朝重載酒相逢還似水
中央

其三

歷落風塵總不知海棠開遍採蘭遲
翻尋士亮社多賢樂取斯緣長義臺門奇字自
分軒帝帶松枝文章一代變人稽古砥柱狂瀾自
得師

南宿州吳觀察過訪

元祐重題慶曆游醉翁不在舉杯酬霜飛劍戟
於觀察影動星辰仍大
龍掀舞臧丘鴻雁消沉愁赤地蚊
壯籌神州干戈滿地驚時事泗上登高理

其二

楚雲吳樹年相逢夜訪何須醉濁醪野
雞統菊泉香酒美客持螯風迴湘澤新
動江淮利轍漕泗水諸侯觀壁上溪沙
詩豪

寄題同門廬州嚴太守

使君標格如何擬淡月寒空籠白梅風
吏事少寧庭梳羽鶴徘徊士清嘉

南宿州有感

輪蹄四出擁荒叢剪草編蓬立葉灰十載久沉
鴻雁信不住版曹催八宋
曹住制賦分則賦及版
崔鑿金溪層壘開除道
低曲沼磴州左右種
水波迴蓮夾道樹郁
夜謁張許二公廟坐危城前
殘廟蕭蕭報哀薄矣
風
二十四郡錄元戎一丸孤堞障寰中曲
江齊唱
昇平樂府制更張魚鑰空魂魄敎今如
可作膽
肝鐵也與誰同風在畫拾忙投拜整頓
山河壯

鎬豐

其二

嗟公逝矣雖陽空嘆息誰者無憂翁
藻古城荏義烈蕭條原野響寒蟲當年熊虎馳
戎馬此日仳儔嘆轉蓬下土茫茫誰告語雙懸
神鏡照民窮 予與前治兵使者胡公
行益可 嘗取冊後胡請淮賈于號無
惜也 離臺未深

九月朔過王莊偶讀高適閒門無不可句
事更登高句漫成三絕

擬古

樹奸

其十一

乍見衣新者秋聲憐不號低頭弗敢問何恐寇登高

其十二

遥羣古人語酒酣讀古騷長懷康濟念閉戸即登高

南宋後淮有感

彭泽神水异萧徐淮泗横如何安若命且莫問
韭生
其二
滁州不種馬千里稻田枯空坐兩太僕勞勞付
笑歌
其三
海運昔資防漕運阻新河今廢舊河功石堤洛馬
蛇百里沛口彭城齊汎舟
其四

泗水山頭坐御史風風雨雨一孤蓬斷崖崎石
嵯行路破屋頹垣賦草蟲
偶憶
泇河幾百里天下皆道斯邳嶧煩供億移郵設
補司
其二事
落馬土甚疎金錢惜泥石堤亦易耳海口決
可數
江心道中
無憂園集 海三 十七

石田亦可耕願人行好事庾中聊自吟
杖至
其二
田父如何說中情慨以慷下車入其室拳手賀
年康
其三
年康不可失遺秉寡婦攘及此召業戶官家饟
逋糧
其四

子粒何可得買牛築道傍鄰人且恊貸處處難
黃糧
其五
鄰人不貸牛一荒連坐九同我婦子儘出入互
相友
其六
舉善申期會鑒城計戶口所在置沼積水良
可久
其七

守衛勿准狀軍牢勿下鄉指揮戒科欽牧夫急賢良

其八

百善至儀真金湯一旦千里勤將此法行田畯至止喜

其九

漢王自臨河金錢曷足數人人皆抱薪誰識從薪苦

其十

倒影入寒塘青青映垂柳回頭見青山形影俱何有

其十一

乍見釣魚人時逢斫草婦崎嶇小徑行大道如莽蕪

賡武術道中茶庵

樹密山隈隘立馬看臥牛岡嶺近前灘乍聞似落前峯澗久聽方知近佛龕未許塵容駐奔馬可敖幽客寫經函病僧閉竹徑溪邊立黃葉蕭蕭一

草庵

其二

城頭便有山林色野樹蒙茸老歲年低屋短垣
門欲扁花香酒熟鳥如弦依依仙窟桃源裏小
小溪深靈隱間山水之濱咨我老牛肩行李載
輕煙

關山謁廟

且就關山謁廟貌一登高神卓共庶
豐年樂事廣武宜知稼穡勞紫殿駕車清絕塞嚴

霜泉日動征袍十年未雪遼山耻不斬樓蘭頁寶刀

其二

青青古栢補蒼穹爲出丹衷半嶺紅巒懸古井分清濁獨鎮天中蔵冠戎洪武最先龍虎戰宋家漫說趙韓功我朝百蔵自滁州郊王破此關清流一泓名停公旆百萬雄兵誰與同

其三

蕭劍清泉靜可探遊人三過爲停驂亂抽山簟

栖寒野興浮洗雲根傍野巒尚考橡齋厨挑
詩玄室下山淹遠公送我真遠矣高閣應須早
搆藍

辛未重九前四日以
論交十載上公車携手鄰翁夜深載酒賦詩
青鎖闥庭月色華顏牧久高
鼓重將秋菊趙商罷龍先借課駟驟華閥
人槎

其二

梓里同朝事　聖君秋山暮色細論文
上會留何雙井樓頭好宿雲孚收萬羣
屯田千里覆黃韜月明載酒重扶醉市
數馬勤三生石　來渥馬　卩巖邊

滁州

牧人何處秣清湍廿萬金錢空范韓百
雄駸軼萬千鐵騎盛鳴鑾二山河
厚奕葉承平放馬寬所在戎夷羣鼓紛紛繡

市擲壺觴
其二
寒花滿谷馥初晴匹馬關山荷杖尋半熟黃雲
貢窮壤午看紫氣淨陰霖千家烟火炊新黍一
夜秋聲急遠砧南國已層巒繞襟帶遠接衣袂
平成
其三
半村半郭樹栖霞舊山川總一家風俗葛天
追樸雅衣冠晉代薄浮誇山陰並美差無竹陽

美同幽子只少茶昨月中秋册金簡晴雲又覆
嘉紗

其四

雅子盈門豈渥洼故園松菊自成家抽書夙好
初盈几摘藕方鮮且及瓜借問芙蓉開幾樹不
知丹桂剩餘花江南數月多風雨碧玉琅玕未
可誇

龍興寺

臺花繡佛古招提蒼蘚雲封鳥雀棲一可惜風霜

鐘五絶
蕩寒堂
恩齋
其二
琅玡有龍興號古禪鐵鑄彌陀
青着眼憂移關像小山勢近龍睡更
寺猶將顯德刋羅漢
容龕佛容爭說李唐古刹
其三
容寬

剩有琅玕續後遊山僧指點翠雲稠
浮青髻遥擁關山戴凡見巇風雨龍吟雜樹吼月
明人影共波流重陽獨立金山頂此地吾將一
憂留

其四

登樓側聽吟哦近疑載米家詩畫過寂寂武功
剩銘碣寥寥文事滯蹉跎青山蘿薜衣幽客深
樹雲來隱頑蕴六一山頭深醉處好將文字耀

重陽前一日慈瓜州息浪庵候風

瓜州臺上重陽前一日慈瓜州息浪庵候風

懸印坐金銀浮玉帶龍象似孟

影驚翻波底囲卓錫五州煩寄語治

高出海門來

其二

西望五州呼治淨高僧破衲共衾裯三山寶剎

朝陽拱一水甘泉吸浪收客去容來逢九日乘

花尋酒罷虛舟老僧夜夜持龍咒人定何妨雲

金山寺渡舟于泊瓜州水軍設者十二人金
三十年前人水軍起之活十一人
吾堪紀恰值重陽訪佛寮僧盛事
夜閣江上雨至海日始出三船殊可紀也
露寺前江水黑高甸爲陽筆
積味爲旋踏留雲亭夜飲甚午登殿
五更細雨動青嶂破曉聲來一桃濤樹影新添
息浪柳驚濤分濺使星袍雪山白擁雲忱出金
殿光懸海日高直到留雲敬焦樹因風甘露醉

葡萄

九日登金山

滁陽已訂金山約此日登臨似夢遊遲我瓜州
三候月過秋杪高日影招多景甘
露玄言為碧來鰲頂九逢落遠洲持節江干渾不寐邀同
中流 馬守儉

九日 李白宣城九日詩登高望山海悲故井又重陽不相知載
逍遥掌 酒任滿目色旋從南浦歸森月下花深處登鄰樓望松
碧

身在畫圖中不知身是畫還疑境中人
遶向那
裴拜
其二
河海英雄色使君一鹿收最難得佳客月舞盧
人留
其三
太守供調笑所悲在故
同室
其四

飲酒不相知相知安在哉傳呼君太後忘却故人來

其五

蘿月轉松色水流無停川胸懷憶舊佳句倩誰傳

其六

劒戟帶霜雪容顏似水閒歌殘席已散秋葉滿空山

其七

愁人未成眠明月呼不起一雁叫長天聯孤亦如此

其八

近尋陶彭澤遠者將何之寂寞立言書斷今朝憶故知